

凌可新卷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避邪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凌可新卷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避邪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避邪 / 凌可新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12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凌可新卷)
ISBN 7-5329-1983-8
I. 避... II. 凌...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194 号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 9.375 插页 / 2 千字 / 215
印 数 1—1300
定 价 14.00 元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编委会

主 任 王凤胜 卢得志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殿广	于友发	马恒祥	马瑞芳
王兆山	王良璞	孔范今	左建明
任孚先	李广鼎	李先锋	李延国
李贯通	刘玉堂	朱德发	张 炜
吴义勤	吴茂泉	陈宝云	聂宏刚
路英勇	谭好哲		



序

陈光林

世纪已翻然更新，文学当与时俱进。

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豪迈步伐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更新的机遇、更高的使命和更重的责任。大力培养、造就、发展和壮大新世纪的文学队伍，担当起繁荣新世纪文学事业的重任，是摆在文学界面前的一项艰巨、光荣而又刻不容缓的工作。山东省作家协会审时度势，前瞻未来，把大力培养文学新人作为战略措施来抓，在青年作家队伍的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的编辑出版，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遴选出十位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集中推出，展示了山东青年作家的实力和阵容。这是一项着眼新世纪山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战略措施，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落到实处的文学人才工程。借此机会，对《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的出版，对全省广大青年作家们辛勤创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对于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在悠久的山东文坛

历史上，我们的前人曾经有过辉煌的贡献和不朽的作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诸多先师圣哲，不仅是道贯古今的思想家，同时也堪称文传万载的文学家；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等诸多文学大师，以其经典之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齐鲁文化、革命战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山东新老作家，同样对中国文坛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感应时代的召唤，讴歌社会的进步，赞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奋发精神和辉煌业绩，张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浓郁的齐鲁地域特色，在不同时期为人民奉献了一批又一批精品佳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里尤应提及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曾以骄人的成绩和强大的阵容树立了“文学鲁军”的形象，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2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纪的更迭，当年赢来“鲁军”称号的一大批青年作家而今已步入中年，他们仍以旺盛的创作态势和显著的文学成就活跃于文坛。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发展呼唤文学“新锐”，时代前进需要大力充实新的“鲁军”。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大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正以春笋拔地之势茁壮成长。他们当中，有的已在全国权威性的文学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受到多种媒体的报道和评介，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有的发表作品后又被各种有影响的选刊选本纷纷转载选载，广为传播，甚至被介绍到海外；有的被文学研究专家列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与评论；也有的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产生轰动效应；还有的曾多次在全国重要评奖活动中，获得文学或影视奖项。这次作品被收入文丛的十位青年作家，就是这一大批文学新人当中的优秀代

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三十八岁，最小的只有二十九岁。从事创作大都起步于九十年代，有的是文艺单位的专业作家，有的是基层单位的业余作者，也有自由撰稿人，还有女作家。有的以小说创作见长，有的则在诗歌、散文、影视文学和文学评论方面颇有建树。综观他们的创作，尽管风格流派不同，艺术特色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起点高，路子正，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关注现实，贴近时代；思想活跃，目光敏锐；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勤奋好学，勇于创新。因而，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既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又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得比较好，在全省青年作家队伍中确乎具有代表性，堪称“文学鲁军新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同全省大批中、青年作家一起，成为我省二十一世纪文坛的主力军。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来推动；崇高的精神需要杰出的作品来讴歌，来颂扬；而新世纪杰出作品的生产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青年作家身上。在此，我热切地希望全省广大青年作家，心系广大人民，投入伟大事业，汇入时代洪流。弘扬时代主旋律，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精品佳作去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壮丽进程，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学习，开阔眼界；深入生活，投身实践；悉心创作，磨砺精品；坚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善于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山东地域特色，刻苦勤奋地进行艺术创新，并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融入强我中华的理想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繁荣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重任。

在祝贺《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问世的时刻，我们热切地期待着第二辑、第三辑的早日出版；更期待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携带着更多更新的精品佳作出现在“鲁军新锐”的队列里，出现在新世纪的文坛上，同全省老中青作家一起，共创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大繁荣！

2001年10月



目 录

我在一个雪夜走路.....	1
春心	22
老白的枪	40
从前的护林员老木	60
毛驴与唢呐的传奇	85
雪境	139
人轿	158
黑色日子.....	167
城市的马.....	210
避邪	231
空季	263
后记	290



我在一个雪夜走路

我在一个雪夜走路。

应该说我早有准备。应该说好些年以前我就眼望着自己一个人走一次长长的夜路。那时候我还很小。望着从村庄前边横过去的漫长的无止境的马路和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我盼望自己也能走一次。最好在夜里。我一个人。长长的大马路只让给我一个人走。去找我的母亲找我仅存记忆里的母亲。

1

尽管当时还弄不准真的要走，该向东还是向西。但我想走。

长大后我走夜路的欲望淡漠了许多。我明白了母亲是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是找不回来的。而且其实我也走过了几回。这与我童年的幻想大不相同。我不再有童年时代的那种神圣的迫切的心境了。更多的时候路是一种负担和累赘。它总给人添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其他。

但是现在我必须走夜路。

我必须在一个雪夜走路。

接到艾美的信之前我躲开家人独处一屋。窗外残腊的雪花飘飘洒洒，很有些动人的意蕴在里面。似乎骨子里我很喜欢雪



天。但不是走在雪里怎么怎么，仅仅是喜欢雪的那份纯洁高雅——那是尚未落及地面的雪的花朵所独有的。我凝望窗外。当时我没想到过不多久会收到艾美的信，也可以说我没料到艾美会给我写这么一封信。我在黄昏的朦胧中沉浸在雪们所营造构筑的奇异的氛围里去了。我很愁。倒不全为独处的惆怅。放寒假，离开校园和同学，惆怅是必然的。我所不想的是在某个平淡的爱情故事里扮演一个角色。尽管会很有意思。

这使我想到了艾美。而且我恍然发现，我一直是真爱上了她的。真爱，不存在丝毫虚假的成分。

是那些怒放着的雪的花朵暗示我的。

艾美，此时在离我六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的一户农家里。相信她也是这样独处，相信她也是这样凝神于翩然起舞的雪花了。而且相信她清瘦的腮上会有一行清泪，一行惆怅和无奈。

忽然我的心一阵悸动。我在一页纸上胡乱涂抹起字来：

2

在我许多的痛苦里，
失去你是我最大的痛苦；
在我许多的忧伤里，
失去你是我最大的忧伤；
在我许多的不幸里，
失去你是我最大的不幸；
在我岁月的长廊，
只有你才能照耀我生命的辉煌！

当时我不明白自己在表达什么。我攥着笔愣了许久，才一掷而去，又把纸揉成一团，投向门。

纸团投在了小妹身上。小妹是来送一封信的。小妹说她刚



才上村主任家玩儿，顺便捎回的。信在村主任家压了几日，因为落雪，没能送来。

我拆开，是艾美的信。是的。我熟悉她的字迹。她写字时一丝不苟的神态还宛然在目。读信之前我拾起揉成的纸团，小心翼翼拓平。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是写给艾美的。艾美的信的不期而至愈发令我铭心刻骨了。

然后我读信。

读完后我立刻闯进父亲的屋，把信掷给了他。他读过，沉吟着久久不语。我相信面临这种事情他不会比我表现得更果决。但他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动着他的血。父亲的目光掠过四周重新落在摊开的艾美的信上。他迟疑着问：“艾美……你的同学……你想娶她？”

我点点头。不管从前我是否曾生出这个念头，但是今天，尤其现在，我必须这么做。我点点头。

“这件事很麻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而且这么大的雪，天又黑了……六十多里路，又是山区……”

“我走着去。”

父亲的目光投向我。他的闪烁着的成熟和老练的目光打击着我。他应该说我幼稚和天真不谙世事的。但他只说了一句：“你才二十二岁。”

“这说明不了什么！”

“这说明你已经下了决心。因为你不是小孩子了。”父亲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口，问，“你认识路吗？”

我点点头。我认识路，可那不是夜路。不过这没什么，我会走到艾美身边的。

父亲说：“我不是拦你。我想……你去了，事情会有什么改变吗？你……在山里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啊。听说他们很野



气,不说了……你去吧。”

父亲找出他的皮大衣,又掏出两盒香烟和两盒火柴。临了,父亲把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塞给我。我发现他的目光里充满矛盾和焦灼了。但父亲仍旧把我送出村子。送到了横穿村头的落满雪花的杳无人迹的马路上。

“你二十二了。”父亲把手按在我的肩上。父亲的手很重。它在我的肩上,同样使我感受到一种力量。父亲说,“你五岁的时候就是我一手拉扯你,我看着你长成一个小伙子。我信你。你会走到目的地的……叫艾美的女孩子会跟你走回来的。我信你……儿子,你动身吧。别误了时辰。”

父亲把艾美的信给我。我攥着。艾美。是的,艾美。

小时候,我渴望一个人走夜路。但我没想到会是一个雪夜。而且不是为了寻找我梦幻里的母亲。

“回去吧父亲。”

“让我看着你走。儿子。”

4 我的眼一热。我知道我流泪了。我甩开步子,不敢回头。但我的父亲一定在我身后站着。一任雪花飘飘洒洒,凝然不动。

我在一个雪夜走路。

天已经黑了。应该说天早就黑了。

艾美的信在我的手里。艾美的话沉甸甸地压迫着我。而且也沉甸甸地压迫着我的父亲了。

我在一个雪夜走完六十里路是为了艾美。也是为我自己,为我的父亲。

更为一个永久的梦想。

大学三年级那年秋天我认识了艾美。那天下午我在校园的杨树林里随便读一本外国诗人的选集。我坐在一张石凳上,就



近还有另外一张。艾美和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说话。艾美说出了一句很标准的我们家乡的土话，引得那个女孩子笑个不休。我望了她一眼，她的脸正红着。而另一个女孩子的普通话是相当标准的。艾美当时肯定很窘。

我站起来。我也向她说了一句我们家乡标准的地方语言。是的，很标准。我是努力着说出来的。因为我在省城两年多时间里，已很少接触它了。我引起了艾美的注意。

之后我又说：

“说家乡的话没什么丢人的。古人说乡音醇似酒，酣烈醉人心。乡音不改。我们应该自豪。因为只有我们才有我们的乡音。普通话只不过是北京北京的方言。其他地方的人说普通话只能算鹦鹉学舌。”

很明显我的话有些偏颇。为了解除一个老乡的尴尬我无情地贬低了普通话。但艾美一下子就听了进去。她感激地冲我笑笑。她说她也是中文系的，刚入学不久。然后我拉了一下她的手。把手伸给另一个女孩子时，我发现艾美的神情不对。似乎她反对我这样做。

第二天下午我到树林里，只有艾美一个人在。我问她：“那一位呢？”

“我没招呼她。”艾美不好意思地说，“回去后她批评了你一顿。我不服。今天我就自己出来了。我听不惯她的普通话。”

我合上书望艾美。那一年艾美十八岁。她发育得还不很成熟，身子还没丰满起来。脸瘦瘦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含了些忧郁在里面。而且她还扎着一对短辫子——这是家乡农村女孩子们的普通发式。她不算漂亮，当然也不丑。我望她的时候她很快低下了头。

我说：“其实普通话才是标准的语言。方言土语往往不能更

确切地向别人表达你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和家乡以外的人沟通思想。”

艾美先是不吱声儿，终于又忍不住，抬了头说：“昨天你不是说普通话仅仅是北京地区的方言吗？怎么你又这么说？”

“是的。普通话开始的时候确实只是北京地区的方言。但政府规定它是汉民族的标准语言了。你明白政府和规定的意思吗？”

艾美没有回答明白或是不明白。她望了我一眼，忽然说：“王小平，就是昨天的那个，她很瞧不上你那些话的。你为什么还和她拉拉手？”

我想逗逗她。我说：“难道你仅仅允许我只和你一个人拉手吗？”

艾美怔了一下。大概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的脸上浮起一层红晕。她哀怨的目光投向我。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心里会有那么多的苦痛和伤楚，但我仍旧被她的目光镇住了。我的心一阵悚然。艾美的眼睛已经亮晶晶的一片了。

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没再见她在杨树林里出现。我独自踩着簌簌落叶在里面乱走或者读书，常常就想到了艾美。这个从我家乡的山沟里考出来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会这么时时触动我，使我不能够忘掉她。

叶子落尽后林里就厚厚的一层了，早上在里面还没有什么，中午时分任何一个人都能走出一片焦脆的声音来。我去里面走着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怀念童年的独有的享受。但必然是简短的，因为很快将有清洁工把它们汇聚在一起，选一个无风的日子，残忍而无情地焚成一堆一堆黑黑的灰烬。

我得珍惜着。

那天中午在树林的人流里寻找出艾美后，我忽然松了口气。



她也出来了。她终于出来了。我走到她身边，拦在她的面前，她抬头看着我。她的目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似乎憔悴了些。

“艾美。”

艾美一时间没有话说。

“坐吧艾美。好久没见你了，不知你都忙些什么。”

艾美有些懒懒地说：“身上不舒服，功课又多。还得学外语、普通话，闲不着。你呢？你都干什么？”

“我可是天天来这里。也不知自己在寻找什么。遍地落叶总使我回想到了家乡。小时候，一到这样的季节，就央求大人做一根竹针，系条长长的细麻线，满山遍野去穿杨树叶子。”

艾美的眼睛一亮。艾美说：“穿好长好长一串，拖着回家？刷刷刷刷响。很有意思的。我也穿过。”

“现在又是一种感受了。远离了童年，总得有新感受。”我从书里取出一片纸递给艾美，“你看看，这是昨天中午我涂抹的一首诗。”

无 题

太阳依旧很色彩
走在一种蓬松的染料上
有团暖意游上心头
水从很销魂的额顶漫过去
所有的头发都濒临倒伏

阳光和风踟蹰而来
阔大的杨叶簌然溅落
杨叶的外表很聪明

如同天空曾有过的片刻
触及我头颅的时候
我听到了流水停下来的声音
太阳依旧很绅士

读完后艾美重新又读了一遍,终于还是困惑地摇摇头。她不懂。我告诉她是感觉和通感。我写诗全凭这个。不是有支歌就叫跟着感觉走吗?艾美。艾美仍旧摇头。我就把这片纸送给了她。我不能钻到她心里体验她正在想什么或者不想什么。但分手时我错误地对她说:

“回去给王小平看看吧。”

现在,我在一个雪夜走路。

我不是为王小平。王小平离我很遥远。我是为艾美,为我的老乡我从前的老乡如今的爱人将来的妻子艾美。

雪极厚。无风。冷十分凝重。父亲的大衣紧紧围裹着我。父亲的心温暖着他的儿子和整个旅途。我点燃一支烟。我在没有边际的雪里。父亲粗重的呼吸又一次呵着我了。热辣辣的。我走在父亲的脊背上。

我拐上小路。我拐出了童年时代的幻想。童年时代的心的旅行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母亲已不复存在于这片天地里。现在在一个雪夜里走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冲动。因为我在走向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美丽的流泪的生命。

我换上一支烟。我记得路。我想我会来得及的。我想艾美就是艾美而不是王小平。

雪很厚实。天上的和地上的。充实着能够呼吸的空间。充实着时光。都一样地富有魅力和充满哲理的光辉。